



图1：树头新绿。  
 图2：垂柳依依。  
 宋振友 摄

# 一城青绿，悠悠乡愁

崔薇薇

人间春色芳菲，滨城草木含情。在营口，从河畔街巷到乡野庭院，从名山古寺到寻常人家，树，早已不是简单的自然景致，而是刻进城市肌理的文脉印记、藏着烟火温情的乡愁符号，更是一张温润动人的文旅名片。一树一风骨，一叶一故事，漫步营口，处处皆能与绿意相逢，与岁月相拥。

营口的树，姿态万千，各有风华。大辽河岸边的国槐，不与繁花争艳，却在盛夏舒展枝叶，随风轻舞，守望着往来行人与奔流河水；农家院落里的流苏，本是南方佳木，却在辽南沃土扎根绽放，五月花开如雪，清香满院，演绎着异乡扎根的坚韧；老屋墙边的香椿，携着胶东故土的气息，跨海而

来，在辽东半岛生生不息，一缕春芽香，牵起几代人的亲情与乡愁。

滨城四季，皆有树景入画。春日里，苹果花、李子花、樱花、梨花漫山遍野，如云似雪，勾勒出乡田园的诗意；盛夏时，垂柳依依、白杨挺拔，滨河绿道，浓荫蔽日，供人们休闲乘凉；金秋时节，银杏鎏金、枫叶流丹，为海滨小城涂上浓墨重彩；冬日里，苍松翠柏傲立霜雪，尽显北方林木的苍劲。

营口的树，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脉。境内百余株古树名木，如同活着的历史，静静诉说港城沧桑。盖州千年古白蜡，历经两千余载风雨，冠盖如云，堪称辽南林木之尊；大石桥黄丫口的古松苍

劲挺拔，守望山林岁月；盖州村落里的百年银杏，枝繁叶茂，见证古城兴替与沧桑变迁。这些古树被悉心守护，既是自然瑰宝，更是营口不可复制的文化地标。

一树一故事，一木一乡愁。从城市公园到乡野山间，从百年古刹到寻常庭院，营口的树，扎根黑土，依河而生，向海而盛。它们戴着平凡生活的温暖，承载着跨越山海的乡愁，延续着港城千年的文脉。来营口，于杨柳婆娑间感受清风拂面，在槐树飘香中品味岁月静好，置百年银杏下聆听历史回响……让一城青绿，伴你读懂滨城的温柔与厚重。

## 一棵舞动的槐树

赵树发

这是一棵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槐树。既不粗壮，也不挺拔，看上去一副懒散的样子，树干只有碗口那么粗，树龄不过二三十年。这棵槐树毗邻大辽河畔，位于滨河大街西段一个小停车场的出口处。一走一过，大概不会有人留意它。

槐花散尽，便进入盛夏时节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到河沿儿去拍云彩，这个习惯（或者说爱好）已经持续了十多年。那天风很大，且骄阳似火。风大能催生很多转瞬即逝的云图，对于拍摄者来说，除了要有足够的耐心，还得有敏锐的预测能力。如果赶上阳光强烈，还可能拍到日晕图。按照科学解释，当阳光穿过高空的卷云时，会发生折射、反射和散射，最终在特定角度下汇聚成环状结构，即我们看到的日晕。我在停车场的空地上仰面驻足了一个多小时，不知不觉早已汗流浹背，我环顾一下四周，想找个阴凉处休息一下，这时候我看到了那棵槐树。

彼时，太阳已经偏西。阳光一层层地穿透一串串的嫩绿的叶子，洒落一地雀跃的白斑。小小的槐树叶闻风起舞，竟没有一片挣脱于枝蔓。枝蔓也在舞动，像摇动风铃的手臂，无奈而又执着。满树都在起舞的时候，树干也稍有晃荡，这一切都没有掩饰的成分，我眼见为实：是风动，树也动。我想，那些扎根于泥土的根须，它们肯定知道地面上发生了什么，但它们不为所动，对外界充耳不闻，只是我，动了此刻闲散的心。

一棵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树，能引发多少想象呢？这方面著名作家薛涛最有发言权。

2012年冬天，我在辽宁文学院编剧班学习，薛涛刚好调到文学院工作。他的办公室窗外有一棵土里土气的杨树，薛涛对着那棵树展开了想象，他差不多每天都写上一段，或长或短，写了整整一年。当时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他在写《一棵树》，在他的带动下，丹东的一个同学开始写《一条街》，辽阳的一个同学开始写《一条街》，他俩写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，薛涛倒是真正写了一本书，最终命名为《我和一棵树的一年》，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薛涛感慨道：“一棵树，一棵普通不过的树，它静静地站在路边不知有多少年了，我很庆幸没有忽略了它。对，我发现了它，它从此走进了我的生命，让我触摸到四季的体温、大地的温厚和天空的浩辽。”

薛涛是儿童文学大家，他的文笔之好、想象力之丰富是业内公认的。他看到那棵树春天的绽绿内心会萌生喜悦，他看到那棵树冬天的荒凉会随之悲伤，他甚至能和树上叽叽喳喳的小鸟对话，并由青葱到枯黄的树叶互诉衷肠。这些是我等做不到的。

但是，站在这棵舞动的槐树下，我还是产生了物化人生的联想。我意识到我终将枯成一棵枯树。那时，这翠绿、这曼舞、这阳光、这清闲将离我而去，我的年轻先从内部开始紊乱，根须无力，像蜷曲的四肢；体内供水不足，只能眼巴巴地回望丰沛的雨季；叶子迟早也会离开，去装饰别人的梦，穿红挂绿的时光去而无返；仅有的尊严，还能孤傲地挺立；一阵风刮过，骨骼松动；一场雪降临，满头白发……其实我知道，这些都是自然的法则，是人为的力量不可左右的。转念再一想，我不也曾年轻过、也曾像这棵槐树一样旁若无人地舞动过吗？内心的焦虑一下子就释然了。我甚至想到了（据说是）杨绛先生的一句话：“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。”

这到底还是给了我一些启示：当我们的内心平静如水时，即使外界风起云涌，我们也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平和；反之，如果我们的内心充满波动和不安，那么即使是微小的变化，也会引发我们的烦躁和冲动。

## 奶奶家的香椿树

耿海鹏

我家老屋坐落在辽东半岛一片寻常院落，西墙边那棵直插苍穹的香椿树，根却扎在隔海相望的胶东半岛。它见证着大家庭中五代人的岁月流转，承载着数不尽的时代印记，家人们从这里出发奔向祖国各地，又等待着回归团聚，默默诉说着一段跨越山海的往事。

奶奶家的这棵香椿树，从一株小树苗，长成如今枝繁叶茂的模样，俨然与老屋融为一体。枝干粗壮挺拔，树皮粗糙斑驳，一道道深浅交错的路，树冠舒展开阔，枝叶层层叠叠，像一把撑开的巨伞，盛夏午后，阳光穿过细密叶隙，在地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影，老人们坐在树下摇着蒲扇闲谈，孩子们绕着树干追逐嬉闹，蝉鸣与笑声交织，成了童年最难忘的画面。

春天，是香椿树最美也最香的时节。悄悄冒出嫩红转绿的新芽，一缕清清淡淡的香气随风漫开，不张扬，却格外沁人心脾。那香气一飘进鼻腔，心里便立刻明白，家的味道回来了。那时，家人总会小心翼翼地摘下最鲜嫩的芽尖，为一桌人张罗一顿热气腾腾的香椿宴。奶奶的手艺最是难忘，香椿煎鸡蛋金黄软嫩、香椿拌豆腐清爽可口，最让我心念的是她亲手腌制的香椿蒸菜，咸香入味，回味无穷，怎么也吃不够，成了我一生都难以复刻的家之滋味。

这棵扎根在老屋旁的香椿树，邻居们未曾知悉它的前世今生。七十多年前，奶奶从胶东半岛故乡，一个叫“莲花坡”的村里，在太姥姥当年做姑娘时的老屋前，轻轻取下一株小树苗。

手里护着这株小苗，登船跨海，一路颠簸来到辽东半岛，只为寻找她多年未见的三姨娘。老家人只知道，三姨娘在一座小城的车站附近开了一家春饼店，婆家有一个中药铺，除此之外，再无更多确切消息。

前路茫茫，未知重重，小小香椿树苗，成了奶奶随身携带的故乡，听老人讲离家之行需要扎根，那就带上故乡的树木、花草、泥土……只要能够疗愈心灵的，都能够成为寄托。香椿树苗先是在三姨娘家的花盆里暂时落脚，后来又随着奶奶，化作一份特别又珍贵的嫁妆，陪她嫁给爷爷，再跟着两人一砖一瓦，建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家，也就是我如今魂牵梦萦的老屋。从此，来自胶东半岛的香

椿树苗，在辽东半岛的土地上深深扎根，慢慢生长，最终成为老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在香椿树缄默不言的注视里，藏着一家人的烟火日常。它迎来太姥姥裹着小脚缓步而来、临近冬日为它做好树木防护；它见过爷爷奶奶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辛劳身影，听过晚风里飘不散的家常问候；它看着父亲、叔伯与姑姑们从蹒跚学步到长大成人，目送他们一步步走出家门，奔赴各自人生；它也见证了我和兄弟姐妹在树下嬉笑打闹、爬树摘叶的欢乐时光；就连我的孩子，也曾踮着脚尖，轻轻抚摸它粗糙的树皮，与这棵跨越了时光与山海的古树留下温暖的合影。一代又一代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又回，唯有这棵香椿树，始终静静等待，不言不语，却把所有温情与时光一一珍藏。

后来，我参军入伍离开家乡，告别老屋，也告别了那棵陪伴我长大的香椿树。辗转多地的军旅生涯，常常在南方寂寥深夜，想起老家的春天，想起嫩芽的清香，想起奶奶做的香椿蒸菜，想起老屋门前那些慢悠悠的旧时光。

直到六年前，在营区一角，偶然遇见一棵香椿树。同样挺拔的枝干，同样鲜嫩的新芽，风轻轻一吹，那股清清淡淡的香气便扑面而来。我站在树下，久久没有挪动脚步。一瞬间，所有回忆翻涌而上，家乡老屋、灶台上热气腾腾的香椿蒸菜、老屋门前奔跑的我们，还有那棵如约发芽的老树——家乡老屋前的那棵香椿树，与眼前这棵陌生的香椿树，香气也一模一样。

这棵香椿树早已不是一棵树，它更是一段跨越山海的时光见证，一份沉甸甸的血脉亲情，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与牵挂。见证着家族的聚散离合、岁月变迁，也把故乡的味道、家的味道，永远留在家庭成员的生命里。如今，香椿树依旧挺拔如初，风雨不倒。每到春天，嫩芽依旧如期新生，清香依旧弥漫院落。它像一位沉默而忠诚的亲人，默默守着老屋，静静等着归人，把几代人的温暖、思念与牵挂都藏在枝叶间，无论走多远，一闻到那缕清香，就会立刻想起远方的家。

“四月春深，流苏满枝，其华若雪，清香远溢，宛若仙境”，这般的景致，描摹的正是流苏树。虽无典籍佐证此句出自《诗经》，却道尽了它花开时的极致风华。这种素来根植南方的园林佳树，在北方本就少有踪迹。有据可查的，唯有北京密云那株五百八十年的古流苏，历经数百年岁月风霜，静静守着一方水土。

在东北辽宁营口这座地处辽南的小城，流苏树更是难得一见。我总觉得，家中庭院里的这一棵，怕是这片土地上独一份的存在。营口的水土与气候，本非流苏适宜生长的环境，更何况在农村院落里，乡人向来偏爱能开花结果的果树，这般的纯繁花、不结硕果的树木，少有人愿意费心栽种在院中。

它能落户我家，全然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美丽意外。九年前，我网购了四棵紫藤树苗，或许是卖家错发了货品，四株树苗里，唯有这一株扛过了东北凛冽刺骨的寒冬，在异乡的泥土里扎下根须，顽强地活了下来。

算上购苗时的树龄，这棵流苏树如今已十三岁。它从根部生出三枝主枝，其中两枝相互缠绕着向上生长，每根枝干都长到了小碗口般粗细。每逢阳历五月、阴历四月之际，满树银花次第盛放，清冽淡雅的香气飘满整个庭院，景致动人至极。可这棵树，始终不得爸爸的喜爱。在他眼里，树长在院子正中中央，既不结果实饱腹，又挤占了菜园的空间，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。妈妈却偏偏钟爱它，盛夏酷暑时，繁茂的枝叶撑起一片浓荫，遮挡住灼人的烈日，为小院送来阵阵清凉。

我懂爸爸心底的芥蒂，老一辈人总对门前栽种白色花木心存些许偏见。为了留住这棵树，我常劝他：“老妈夏天在院里洗衣服、干农活，有这棵树遮阴凉，能凉快不少，老话还说门前种流苏，财神常驻足呢。”这般朴素的说法消解了他的顾虑，这棵流苏树终究留在了庭院中央，静静扎根生长。

流苏的花期极短，匆匆绽放，又悄然凋零。去年五月回母亲家，恰逢它花开正盛，轻风拂过，正应了“一树流苏，半里飘香”的景致，满树雪穗轻垂枝头，花枝随风轻轻摇曳，似有万般心事在风中轻诉，满满的故事感扑面而来。我笑着告诉妈妈，流苏其实浑身是宝，花瓣可晒干泡茶，嫩叶能替代茶叶

饮用，就连枝干、树皮都能入药，藏着不少实用价值。

母亲格外珍惜这棵流苏树，她总说：“它活了这么多年，实在不容易啊！”我懂母亲的心思，她动容的不只是流苏的花容与清香，更是它骨子里那份顽强的生命力。本是南方娇柔的佳木，却在北方的土地上，克服了地域差异与气候不适，倔强扎根，熬过漫漫寒冬，终于在春日里绽放出满树芳华。母亲还说，看着这棵树，总会想起祖辈们的过往。当年祖辈们为了谋求生计，跋山涉水从远方迁徙而来，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落脚扎根，努力适应陌生的环境，艰难求生，一代代繁衍生息。如今的我们，也恰似这棵适应了营口水土的流苏树：有人远赴他乡求学打拼，追逐梦想；有人选择留守故土，用双手建设家乡、守护家园。

这棵误打误撞来到营口的流苏树，早已褪去南方的柔弱，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深根，绽放出独属于辽南的美丽。

“一树流苏雪，半载营口春”，而我们，亦当如这庭前流苏，扎根故土，向阳生长，以己之力，守护家乡安宁，雕琢岁月芬芳。

## 一树流苏雪，半载营口春

王苗



流苏落雪。



王苗 摄

莲花绽放满枝头。

田学军 摄

(2026年3月24日)